为回答这个问题（指讨论题），首先需要对其人其书有着进一步的考量。我们认为，考量的方向可以用下列两个形容词进行概括——“科学的”与“修辞的”。

（“科学” 分成历史观和方法论）

在这本著作中，修昔底德以人性作为历史的基本动因，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历史观。

他认为，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人性中的贪婪和占有欲，也就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迷恋，而且他相信“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人性总是人性”。

通过具体的事件来表达其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的话语，在书中多次出现。由此可以推知，他之所以“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原因之一就是这场战争所揭示的“人性”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易看到的，它所产生的作用不仅对当世的人，甚至对于后世人在面临类似的情况时，是有教育意义的。

因此，他希望，通过战争将目光聚焦到由此体现出的“人性”的各个方面，可以使他的著作能够用以“垂训将来”。

而关于他的方法论，修昔底德是如此表述的：“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

遵循着这一方法，修昔底德准确、真实、客观地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归之于简单的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修辞）

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和以往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带有修辞的成分在其中，而非“理性的”或“科学的”。更进一步的，康福德有着这样的结论：修昔底德所主要描绘的几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带有戏剧中才有的典型化特征。

他们的依据，是对其著作中大量演说辞以及戏剧性情节的分析。

关于演说辞，修昔底德自己在书中的交代是“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然而，书中的演说辞除说理精辟外，还十分讲究辞藻，反复铺陈。可以想见，他是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写作那些不同人物在各种场合使用的演说辞的。因此，这些演说辞确实更多的具有文学创作的意义。

对于这部著作，处于不同时期的人，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观点。

希腊化时代，狄奥尼修斯认为：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即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和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他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要好。并且，有学者认为，可以相信狄奥尼修斯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古代批评家们的普遍看法。

希腊化时代的社会背景：（我想，可以取一部分放在ppt中，不进入文稿）

希腊世界的社会经济起了重大的变化。作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基础的自由民大都破产，无产者人数增加，他们的出路不是变为奴隶，就是去当雇佣兵。这个变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衰落，奴隶主贵族政治的抬头，最后走向君主政治的道路；在哲学上，反映在唯物论哲学的衰落、唯心论哲学的抬头，哲学家所考虑的问题，不是怎样维持个人幸福和心灵安宁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奴隶社会日渐没落的一种反映，因此宗教迷信普遍流行，奴隶主追求耳目之愉，不喜欢需要深思熟虑的作品。在文艺方面，缺少和现实作斗争的内容，只利用辞藻的装饰、博学的炫耀、情节的离奇可笑，以满足奴隶主阶级厌恶现实斗争与享乐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为人所重视，是不足为怪的。

此后，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希腊罗马哲学文艺等的研究才逐步恢复，资产阶级将其作为反抗封建主义的精神武器。

在19世纪，德国出现了“科学的历史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领域。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将修昔底德的史学（注重军事、政治的撰史风格）视作一种经久不变的模式，这个时代的兰克学派又进一步发展并将其奉为史学正统以致史学逐步陷入了一条小胡同。

而到19世纪后半期，一些史学家不满于此，，发展了伏尔泰等人的“文化史观”，甚至提出要“回到希罗多德去”。在之后的时代里，又出现了美国的“新史学派”以及法国“年鉴派”史学家。他们逐渐跳出了修昔底德所开创的“政治军事史”的框子，开始注意到经济、社会和民众心理等因素。

在上述叙述中，可以发现，希罗多德经常处于修昔底德对立面上。应该说，他们的著作作为西方史学的最早模式，开创了两条各有所长的路径，对西方史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是难分轩轾的。正如唐纳德·凯利斯所说：“修昔底德只是在被我们这些现代人或后现代人理解和推崇为历史研究的奠基者时，才成为希罗多德真正的对手”。

最后，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在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几经波折，甚至大起大落。这其中有着作者（认识有限，比如强调“人性”以至于将关注点从探索历史规律变成探明“人类”的行为和动机）、作品（本身是一部巨著，对它的探讨必然涉及史学自身的性质问题）以及学术思潮（在两次大的转向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取向呈现不断递嬗之势）等多方面的原因。

对于如何评价他和这部作品的地位及意义。我们认为：倘若单纯从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去进行评判，他并非是现代学科意义下的历史学家（只有到亚里士多德时，才有对historia概念的使用专门化和技术化的趋向；现代历史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类以往发生的事件及其规律，而他的叙事目的不仅包括让读者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还确知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的写作是其智慧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

在考虑了文化环境的影响后，我们认为，对他的评价，应当从“历史”的概念出发。而所谓“历史”，是指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史实所提出的批判性的、无偏无私的询问，是对史实所进行的理性的、客观的诠释。因此，正如《捡钱古代希腊史》的作者所说：“现代历史的概念，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留下的遗产，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传给了我们”。

我们认为，修昔底德之于西方史学史，是一位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开创了军事政治史；为以后的“用科学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的方式，奠定了基础。